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N 27 1941

3

T9299/0234

續問奇類林卷之十一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莆中郭良翰道憲纂輯

繁陽黃吉士叔相訂正

惠安陳玉輝達卿

溫陵徐縉芳奕開

晉安陳一元泰始全訂

恬退

和士開擅朝世胄多處京官惟崔彥玄二子獨外任
彥玄弟廓之從容言曰拱與擴幸不凡何爲不在省

府彥玄曰吾立身以來耻以一言自達今若進見與
身何異何驃騎第五弟準字幼道高情避世驃騎勸
之仕荅曰余第五之名何必減驃騎充位宰相而準
散帶衡門不一及世事夫父而彥玄也可不以競進
貽其子弟而皆幼道也者可不以狗比累其兄矣
大臣休致固是難事而勸人休官尤難陳振猷鷗賦
於崔湜湜雖稱善而心不悅魏仲先上王文正詩曰
從來輔相皆頻出君在中書十五秋西祀東封今已
畢此回好伴赤松遊公得詩大喜以酒茗藥物爲荅

然終不能用也寇萊公再入中書魏亦貽以詩曰好
去上天辭富貴却從平地作神仙公亦不能從惟陳
恭公判亳州壽日從子世修獨獻范蠡五湖圖且贊
曰賢哉陶朱霸越平吳名遂身退扁舟五湖公得之
大喜卽日納節韓持國晚年守許崔子厚爲倅值生
辰獻遺星列子厚獨上詩云衣錦榮名雖烜赫挂冠
高節莫因循公嘆味久之曰非君誰與我言遂致仕
嗚呼出處之際人所難言炎涼之態人所易動以張
華博學知天文處極亂之世中台星圻其子勸其遜

位而卒不聽以死况其他乎唐張正甫爲相與門人
崔咸議欲休致崔力贊之旣歸門庭冷落意遂大悔
謂人曰後有大事慎勿與少年郎議之蘇易簡罷知
政事不勝閒冷謂親舊曰退位菩薩難做未幾而卒
國朝李文正當國日久有士人投詩云才名直與斗
山齊伴食中書日已西回首湘江春草綠鷓鴣啼罷
子規啼公得詩笑而已夏文愍罷相懸車日久與鄉
人飲有村氓齒長據上座不遜公鬱鬱不自得遂復
起夫宰相家居有何不足市井不識政自羨事却乃

芥蒂宜其不克終也正德間朝議欲起三原王端毅
公恕汝南強景明寄詩云八十耆年二品官歸來清
節雪霜寒雖然海內歸心在可奈君前下拜難鷗鷺
恐疑威鳳起風雲長護老龍蟠三公事業三槐傳留
取完名久遠看公得詩大悅竟不起寄者聽者均有
古人風矣

龐莊敏公知定州屢請老或謂上方注意且精力克
壯何堅引去公曰必待筋力不支明主厭棄然後乃
去是不得已豈止足之謂歐陽文忠公在蔡屢乞致

仕門生蔡承禧因問言朝方倚重且未及引年豈容
遽去公曰修平生名節爲後生描畫盡惟有早退以
全晚節豈可更俟驅逐大臣立朝而皆恐厭棄於明
主耻描畫於後生也庶耻其有與乎

北平侯王譚不同王莽之政子興生五子並避時亂
隱居西山人名其居爲五大夫城光武卽位封爲五
侯所謂中山之五王也二館之城澗曲泉清山高林
茂風煙披薄觸可棲情方外之士尚憑依舊居取暢
林木夫前之五侯譚爲之首後之五侯譚爲之貽豈

譚懼同日金封之盛而早爲同時並避之謀耶噫朝
中五侯孰與山中五侯之爲未也吾尤羨夫不入五

侯宅者

攷漢成帝同日封舅王譚王商王
根王立王逢時爲侯世謂五侯

皇甫謐高士傳許由字仲武堯聞致天下而讓焉乃

退而遯于中嶽潁水之陽箕山之下堯又召爲九州

長由不欲聞之洗耳於潁水濱時有巢父牽犢欲飲

之見由洗耳問其故對曰堯欲召我爲九州長惡聞

其聲是故洗耳巢父曰子若處高岸深谷人道不通

誰能見子子故浮游欲聞求其名譽汗吾犢口牽犢

上流飲之蕭士贇註李詩引逸士傳堯之讓許由也由以告巢父巢父曰汝何不隱汝形藏汝光非吾友也廼擊其膺而下之許由悵然不自得巢父遇清冷之水洗其耳拭其目曰嚮者聞言負吾友遂去終身不相見樊仲父牽牛飲之見巢父洗耳廼驅牛而還耻令其牛飲其下流也據高士傳則洗耳者許由牽牛者巢父據逸士傳則洗耳者巢父牽牛者又樊仲父也世稱巢由而不稱樊仲父然不知逸士傳何所

本

仲父名豎

陶淵明在彭澤令公田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秔在官八十餘日洪容齋悲其秫秔未嘗顆粒得到口蘇子瞻買田陽羨有終焉志然自黃州歸上書乞居常州得請而登州之命下矣在惠州時以長子邁授仁化令當挈家至乃買地白鶴峰斫木陶瓦作屋二十間以待明年新居成邁與諸孫至隨被命責儋耳遂寄家惠州獨與幼子過負擔渡海至儋初僦官屋數椽遭迫逐買地結茆勞費不貲靖國改元北歸被病至毗陵遽卒明年葬汝州郊城陽羨之田白鶴之居

竟不能終歲享也不亦可悲哉陶之襟抱蘇之器識
於此知無一毫戚戚者顧造化亦太忌人矣

常丹詩云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世所
膾炙杜牧詩云盡道青山歸去好青山能有幾人歸
尤自含蓄

胡公壽安初任信陽調獲鹿未樂中任新繁在官未
嘗肉食其子自徽來省居一月烹二雞胡怒曰飲食
之人則人賤之矣吾居官二十餘年嘗以奢侈爲戒
猶恐弗能令終爾好大嚼如此不爲吾累乎胡三宰

大邑不携妻子之任或謂之胡笑曰吾豈無糟糠之
念嘗於是思之熟矣吾輩讀聖賢書論居官治民之
法孰不欲砥礪名節哉及登仕路以耳目玩好聲色
之物喪所守者多矣矧婦人小子尤易惑也以是計
之故不欲妻子之爲累耳

向敏中拜右僕射真宗意其必喜密令李昌武覘之
門外賀客寂無一人厨中亦無備辦酒席上笑曰向
敏中大耐官職婁師德貶員外司馬因署移牒驚曰
官職盡無耶旣而曰亦得亦得畧不介意夫官爵身

外物也得失何足動念故得官者當以向敏中爲法
失官者當以婁師德爲法

東坡曰仕無高下但能隨事及物中無所愧卽爲達
也明道曰一命之吏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
二語一意

一丘一壑之語人以爲始於謝幼輿非也黃帝將適
昆吾之丘中道而遇容成子乘翠華之蓋建日月之
旗驟紫虬御雙鳥黃帝命方明邀諸路容成子曰吾
將棲於一丘釣於一壑謝語蓋有本也

盛名必有重責大巧必有奇窮

王華州太史曰古人云宦猶海也百險備焉吾以爲
海大洋其險勿睹人情險伏則安可測也又曰仕路
如沙竇以杖鑽之則竅通而明抽杖則塞此知命君
子所以由大道俟大數也

先正有言曰人正戀官之心不可有戀主之心不可
無

昔者老龍塞允多年晚出流沙爲叩者強出數千言
豈不玉瑣珠纒哉後之學者且因其言而詬之是又

未若周廟之金人乎雖然金人之銘至矣且復有因其銘而反之者不滋多事哉是又未若堅五石之匏而載之秋菰之溼春藿之涯物無忤世無爭何者維聲送響形遞影響生而迢空罔象且得因其響而崇之影出而噴沙蠖蝮且得因其影而困之不滋畏乎哉故絕響所以全聲避影所以寶形影響不漏聲形乃真此龍叟欲以守中悟人而麟父欲以無言還天而未能者也况其下者乎有著樵書者爲此論亦自妙

物有以其尤爲殃土有以其異爲傷人有以其技爲不祥麝之薰也猩之血也象之齒也翟之尾也推此而物稟尤美身之災也故曰以其尤爲殃也藍溪之玉也合浦之珠也益陽之茶瀘南之荔也推此而地產殊異民之賊也故曰以其異爲傷也伯喈之琴也正平之鼓也羊欣之書也立本之畫也推此而士擅絕藝人之役也故曰以其技爲不祥也

汜騰字無忌甘州人屬天下兵亂解官歸郡守造之杜門不見嘗曰生逢亂世貴而能貧乃可以免悉散

家貲贍其族灌園讀書澹泊自適刺史張闕徵爲府
司馬謝曰門一杜其可開乎按馬伏波云貴當可使
復賤汜騰云貴而能貧語意相同

後漢光武諸侯會聚多相爭論功獨馮異避大樹下
軍中謂之大樹將軍唐王建平東川諸將莫不爭功
獨王宗裕立枯松下未嘗自言時人謂之枯松太保
二者的對

自古神仙多托跡於乞丐穢癩之輩而神仙之所救
度亦多困苦篤疾貧賤無聊之人蓋此輩未識富貴

滋味情慾恬淡纏累復少易於割絕加以經受苦楚
性行堅忍而又享福未盡耗喪無多較之此道稍覺
爲近若遇富貴得意卽真仙謫世意念一差未免墮
落况凡人哉

齊王罔辟張翰爲東曹掾翰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
紛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
無望於時久矣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捉其手
愴然曰吾亦與子采南山蕨飲三江水耳翰在洛見
秋風起因憶吳中菰菜羹鱸魚膾曰人生貴適意爾

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耶遂命駕便歸南山巖
三江水吳中菰羨鱸膾山林清味可想

喻汝礪曰嘗謂富貴之士不能放意於江山松竹之
樂而山川怪奇烟雲竹石詩酒風月惟遺逸未遇之
人始得兼而有之故天地間雄偉不凡之處天所以
資賢人而舒其憂鬱之思也

談藪云東坡一日訪佛印于竹林寺印欵之坡因誦
李涉詩云因過竹院逢僧話又得浮生半日閑印曰
學士閑得半日老僧忙了半日相與發一大笑

葛稚川云再到鄉園男女皆更換惟綠水青山不減
舊耳蘇東坡云再過廬阜俯仰十九年陵谷草木皆
失故態栖賢開先之勝殆亡其半幻景虛妄理固爾
獨山中道友契好如昔道在世外良非虛語諷咏二
言便翛然園林之想

古人就寢輒與冠履作別人生如朝露世間種種名
利官爵如幻影浮漚何關心身許司徒誥曰官朝廷
物也來若披衣去若解帶豈吾支體若乎故曰是亦
不可以已

經問古類稿 卷之十一
吳志顧雍封陽遂鄉侯拜侯還家而家人不知後聞
乃驚唐書孫伏伽拜御史時先被內旨而制未出歸
卧于家無喜色頃之御史造門子弟驚白伏伽徐起
見之夫封鄉侯而家人不知拜御史而子弟不聞不
可謂大耐官職哉

唐宋守敬每謂寮曰雙陸無休勢仕宦亦無休勢余
謂無休勢是矣然定須有好結局

宋初有方外之士二人隱於華山其一希夷其一丁
少微是也二人以仙隱齊名同居一山不相往來少

微志尚清潔而希夷嗜酒放曠若反出其下者然少
微應召至京以金丹玄芝爲獻而希夷之言曰山野
之人於時無用亦不知神仙黃白之事吐納養生之
理亦非有方術可傳但以爲君臣協心同德興化致
治勤行脩煉無過於此以此觀之少微直金丹方士
之流而希夷有善卷巢由之致不同日談矣方之於
漢少微抱文成五利之術而未成其詐希夷慕方朔
之隱而不混於俗者乎

李林甫權寵旣盛其子岫嘗以滿盈爲懼一日從遊

後園指役夫言曰大人久處鈞軸怨仇滿天下一朝禍至欲爲此得乎林甫不樂曰勢已如此將若之何楊國忠亦謂人曰吾本寒家一旦緣椒房至此未知稅駕之所此李斯所歎也自古權奸受寵處盈履滿於倚伏之機未嘗不畏但勢不可回爾故君子慎其微

莊子太廟犧牛之喻詳見上材品類又人有獻燕王大豕曰年一百二十矣謂豕仙王命養之大巨無用燕相命宰夫膳之豕見夢於相曰造化營我以豕形食我以人穢吾患其生久矣仗君侯之靈而化始得爲魯津伯燕相游于魯津有赤龜奉璧而獻吁廟犧仙豕人何處焉

齊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晏子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而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晏子使晉景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迺毀之而爲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維隣是卜二三子先卜隣矣違卜

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制也吾敢違
諸乎卒復其宅古人不以一宅累里族而偏里鄰如
此

唐畢相誠家本寒微其涓陽爲太湖縣伍伯

伍伯卽今號雜

識行杖者

相國耻之屢俾罷役爲除一官至屬邑令楊載

涖任爲落籍津送入京伍伯曰某下賤豈有外甥爲
宰相耶令堅勉之乃曰某歲享公稅事例錢六十緡
苟無敗闕終身優渥不審相公欲爲致何官職令具
以聞相國竟不能奪宋蜀相庾公傳素與從弟凝績

曾宰蜀州深念其郎史楊會者泊迭秉蜀政欲爲會
除長馬以酬之會曰某吏役遠近皆知忝冒爲官寧
掩人口豈可將數千家供待博一虛名長馬乎強除
檢校官竟不捨縣役亦畢舅之次也其識遠矣

蘇魏公爲宰相因爭賈易復官事持未決御史楊畏
論蘇故稽詔令蘇卽上馬乞退呂微仲謂可見上辯
之何遽去蘇曰宰相有一人言便爲不當物望豈可
更辯曲直宣仁力留不從此識更高歐陽文忠爲後
進描畫等語蓋齒及乘輿天子改容言及揆路宰相

續通志卷之二十一
謝過非獨養相度亦以全國體物望果當豈以一人
言而加損一疏辨而曲直耶設曰描畫殆盡猶爲去
就因人

司馬溫公作獨樂園朝夕燕息其間已游嵩山疊石
溪樂之復買地於旁爲別館然每至不過數日復歸
不能常有故詩有暫來還似客歸去不成家句公真
脫然去留之外矣

魏野嘗從萊公游陝府僧舍各有留題後復同游見
萊公之詩已用碧紗籠護而野詩獨否塵昏滿壁時

有從者官妓頗慧黠卽以袂就拂之野徐曰若得常
將紅袖拂也應勝似碧紗籠萊公大笑

嘉定間楊伯子守湖州治聲爲三輔冠郡士相率肖
像學宮與工部尚書戴少望竝祠伯子意不悅會除
浙東庾節將行辭先聖禮畢與校官諸生坐講堂命
取所祠畫像來題詩其上云面有憂民色天知報國
心三年風月少兩鬢雪霜深更莫留形迹何曾廢古
今不如隨我去相伴老山林遂卷藏而行此可愧夫
世之要聲碑祠以爲去思者

冷齋夜語予遊褒禪山石岸下見一僧以紙軸枕首
跣足而卧予坐其旁久之乃驚覺起相向熟視予曰
方聽萬壑松聲冷然而夢夢見歐陽公羽衣折角巾
杖藜逍遙潁水之上予問師嘗識公乎曰識之予私
自語曰此道人識歐陽公必不凡乃問曰師寄此山
如今幾年矣道具何在伴侶爲誰僧笑曰出家欲無
累公所言滾滾多事人也曰豈不置鉢耶曰食時寺
有掇又曰豈不畜經卷耶曰藏中自備足曰豈不備
笠耶曰雨卽吾不行曰鞋履亦不用耶曰昔有之今

弊棄之跣足行殊快人予愕曰然則手中紙軸復何
用曰此吾度牒也亦欲睡枕頭予甚愛其風韻恨不
告我以名字鄉里然識其吳音也必湖山隱者南還
海岱逢佛印禪師元公出山重荷者百夫擁輿者十
許夫巷陌聚觀喧吠雞犬予自歎曰使褒禪山石崖
僧見之則子爲無事人耶

王命璿君衡全訂

俞良之限于為無事入朝師嘗識公乎曰識之予私
 信夫春則來賜詔知縣大示自漢曰對憲輒山不
 或出參物甲輒昭元公出山重商街百夫蘇與者十
 吉非以各字喉里然痛其吳音必必臨山知香南裝
 用曰此吾妻親也亦浴野林隨予甚愛其風韻殊不
 樂美之知吳語極辨人爭辨曰然則予中然轉赴回

續問奇類林卷之十二

甫中郭良翰道憲纂輯

繁陽黃吉士叔相訂正

晉安謝肇淛在杭

晉安李炳恭汝篤

清漳王命璿君衡全訂

廉介

唐陶雅為歙州刺史二十年嘗責李超云爾近所造
 墨殊不及吾初至何也超曰明公初下車取墨歲不

過十挺今則數百挺猶未已應命不暇何能精好噫
觀此則歐陽文忠戒姪通理以買硃砂謂不宜買官
下物得非以當官取物率皆濫惡不堪得少而損多
耶

劉真長王仲祖共行日旰未食有相識小人貽其餐
肴案甚盛真長辭焉仲祖曰聊以克虛何苦辭真長
曰小人都不可與作緣王悅之少厲清操爲吏部郎
時鄰省有同會者遺之餅一甌辭不受曰所費誠復
小小然少來不敢當人之惠愚謂小費不欲當人惠
正恐小人不可與作緣

唐蕭倣在南海地多穀紙倣勅子弟繕寫缺落文史
子廩曰家書缺者誠宜補葺然此去京師水陸萬里
不可露齎當須篋笥人觀兼乘謂是貨財古人薏苡
之嫌得爲深誠倣曰吾不之思也此與吳祐諫父殺
簡寫經一意

徐節孝云與人不苟合可知其所守之正楊綰以清
儉在位天下之士多敝衣爲儉以求合於綰惟武元
衡素好鮮美不改所爲至其議論則未嘗苟從蓋惡

衣食未足爲賢惟不苟合乃見其人東萊亦云毛孝
先崔季珪等用事貴清素之士于時皆易車服以求
高名而徐邈不改其常大凡人多爲世態習俗所驅
有爲善驅者有爲惡驅者不爲惡驅猶可用力至不
爲善驅方見胸中有所立按此兩論最精微爲拈出

按武元衡當作儒衡元衡弟楊
綰當作鄭餘慶事見舊唐書

魏盧欽著書稱徐邈曰志行高潔高而不狷潔而不
介聖人以清爲難而徐公所易或問曰武帝時人以
爲通自涼州還京師以爲介何也答曰往者崔毛用

事貴清素士人皆變易車服而徐公不改故人以爲
通比來奢僭轉相倣效徐公雅尚自若故前日之通
乃今日之介是世人無常而徐公有常也可見定力
在我自然通介有常傍人脚跟終是隨波上下

晉顧協少清介有志操初爲廷尉正冬服單薄寺卿
蔡子度欲解襦與之憚其清嚴不敢發口曰顧郎難
衣食者唐尚書左丞相李廙有清德其妹劉晏妻也
晏方秉權嘗造廙延至寢室見其門簾甚弊乃令人
潛度廣狹以鹿竹織成加緣飾將以贈廙三携至門

不敢發言而去宋陳后山履常罷歸貧至累日不炊
傳堯俞知之懷金餽之聽其議論不敢出口三事絕
相類此與方正類魏公子終席謙讓一段互發
宋觀漢記建武中每臘詔書賜博士一羊羊有大小
肥瘦時博士祭酒議欲殺羊分肉又欲投鉤甄宇耻
之因先自取其最瘦者由是不復有爭後召問瘦羊
博士何在京師因以號之甄宇之瘦羊馮異之大樹
也所全多矣彼一羊肥瘠而紛紛爭諸祭酒博士平
日所講誦謂何乃使人不爭於錐刀之末乎

呂舍人官箴當官之法有三曰清曰慎曰勤其言出
王隱晉書李康答司馬文正之間有曰爲官長當慎
當清當勤脩此三者何患不治又斯三者慎乃爲先
清不必慎慎必自清其言如此

國朝豐公慶景泰初以給事中諫南城及易儲事逮
繫詔獄七年

英宗復辟起擢叅政河南復以劾周府內官不法擢
本省右轄廉聲大著風裁振郡邑一日行部有一知
縣簞簞不飭聞至大懼無以舒解乃以白金爲燭饋

之踰數公初未之省也既而廳子以告公佯曰試燃之乎廳子曰燃而不燃也公又曰不燃則還之耳次日從容謂知縣曰汝燭不燃盡出之以易可燃者自今無復爾矣知縣大恐輒棄印綬去終亦不明其爲銀燭事也又鄭端簡公曉官文選時里中仕宦有餽金首飾承以篚而上覆之茗公直以爲茗也受之入夫人手撥茗知之面頸發赤亟擊析請公入以語公公迥然不動聲色第整理其茗覆篚如初出坐亭中召其人還謂曰吾初以家適乏茗故拜君惠頃入內

詢之家尚有餘茗心謝尊意授之令持歸張東沙之論豐公曰此一專也持已之廉待人之恕遠謗之智胥得焉凡納賄於上官者上官不忍其欺也而暴揚之衆謂其有以來之也嫌疑之際卒不免於禍若公者非當官之師法乎愚謂鄭公亦然迺鄭公夫人至一見金飾面頸驟赤則門庭清肅暮夜絕金可知刑于之化顧不允卓卓耶

先襄靖公居恒每語人曰儉者不奪人輕施者必好奪都崇無兼味襲綵之奉衣大布三澣以爲常制

兩粵日諸將吏人惴息無敢持寸縷半提望轅門趨
召入發端州海忠介公贈公文曰昔包龍圖隨夷清
也尚以一研起濤始沈去世傳不持研使君去不用
沈使君不持真不持也余偕父老以瓊海靖濤知之
粵志云丘太宰嘗問海中丞曰郭司馬填而粵地增
毛幾尺中丞曰良然又志云連江吳公之南問郭公
何以治兩粵郭公曰異時軍府取貨百司將吏百司
將吏安取之哉余受兩粵疆事反此耳連江廉不因
人言然若是可知郭公也粵人曰辟之水萬曆改元

及壬癸之間渾渾爾郭公制其頽波連江粼粼白石
連江吳公文華諡襄惠三代公填撫人稱蕭規曹隨
云

董三泉公士毅謁選爲蜀別駕又升州守宦十數年
許僅一青布袍一革靴赴任時諸子請曰大人平生
志節兒輩能諒一切生事不敢少覬望大人矣第念
大人年高蜀中多美材後事可爲計也公曰唯唯旣
致政歸諸子迎之水次間請於公曰往者兒請命爲
後事計者如何公曰吾聞之人云杉不如柏也子曰

大人今所具者柏耶公筦爾曰吾茲載有柏子在種之可也吁公時子孫振振如是其所種柏子遠而蔽蔭耶愚謂卽此一事廉於當官儉於裊躬達於觀世善於貽謀具見之矣

三泉公大叅朴之子解元僉事應軫曾孫科第蟬聯

留犢事徵千古三焉一 是漢建安中時苗爲壽春令乘薄輦飯車黃犝牛歲餘牛生一犢及去留其犢曰令來時本無此犢此犢是淮南所生者也群吏曰六畜不識父自當隨母苗不聽一 是晉羊祜兄子篇歷官清慎封鉅平侯有私牛於官舍產犢及遷而留之

一 是王遜爲上洛太守遜在郡有私馬生駒私牛生犢悉留以付郡云是爲郡所產以還官也世知有時壽春事不知有羊篇又有王遜壽春平生大節不特此一事此一事則當時已赧縮於郡吏之言逮元太祖閱之笑曰彼官生子亦肯留否則苗之心事蓋漏於是矣故君子不爲過中之行

時壽春事詳前廉介類

袁聿修爲尚書郎十年未嘗受斗酒之遺尚書邢邵每呼爲清郎及邵爲兗州聿修以太常少卿巡省邵送白納爲信聿修不受邵答曰弟昔作清郎今日復

見作清卿矣古人以清德相高如此

杜祁公之帥并州也吏請家諱公曰我無所諱諱取
枉法贓耳包樞密知府禮上日眾吏前請諱公亦曰
吾無所諱惟諱吏之有贓污者耳二公語同正由品
同

昔公儀休相魯有饋之魚不受曰聞君愛魚故饋魚
何故不受曰吾愛魚是以不受也不受魚亦不失相
故常得魚受魚而失相則不復得魚是以不受也齊
景公分慶氏之邶殿以與晏子晏子弗受子尾曰夫

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晏子對曰慶氏之邑足欲
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殿乃足欲足欲亡無
是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
富也夫公儀子之却魚也晏子之辭邑也皆以廉持
富者也世知以少得為多得乎其幾矣

公儀休事詳前廉介類

漢書羊續為南陽太守府丞侯一作焦儉貢鯉受而懸

之一歲儉復致一枚續乃出所懸枯魚示之以杜其
意北史蘇瓊為清河太守郡人趙頴守樂陵年八十
歸五月中自來奉新瓜一雙恃老苦請為留致于廳

梁竟不割人間受穎瓜欲貢新果至門問知相顧而去懸魚懸瓜俱奇妙既不拂其來尤足杜其後

漢劉寵為會稽太守徵入將作大匠五六老叟各齎百錢以送曰明府下車以來犬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遭值聖明聞當見棄故自扶奉為選一大錢受之北齊彭城景王液為定州刺史徵入侍中數百老人相率具饌以送曰殿下至此五載人不識吏吏不欺人惟食此鄉水未食百姓食聊獻薄蔬液重其意為食一口夫受一錢食一口其清可及也不見吏不識吏其靜不可及也故吏清靜而民以蒙福矣

吏其靜不可及也故吏清靜而民以蒙福矣

德宗謂贄曰卿諸道饋送一皆拒絕恐事情不通如鞭鞞之類受亦無傷贄上疏曰鞭鞞不已必及金玉云云天子令宰相受賂此德宗之多僻或謂不受而已上疏疑於賣直正不然其殆藉以諷德宗乎

羊續懸魚于庭傅昭魚餒門側二子清風良可嘉尚

顧陰杜何如明拒

後漢書羊續常敝衣薄食車馬羸敗府丞嘗獻以生魚續受而懸于

庭丞後又進之續乃出其前所懸者以杜其意梁書傅昭為安成內史郡溪無魚或有暑月送昭魚者昭既不納又不欲拒遂餒于門側

闕止除橘籍張忠定拔茶杜權懇煩民也

廉者不求貪者不與則物不虞失欲者不多與者忘

失則餉不期豐

世說庾法暢造庾大尉亮握麈尾至佳公曰此至佳那得在法暢曰廉者

不求貪者不與故得在耳晉武帝每餉山濤恒少謝太傅安以問子弟車騎玄荅曰當由欲者不多而使

與者忘少

孔覬見弟道存從弟徽多營產偽喜而燒輜重十餘

船顧覬之見子綽多收責善誘而焚文券一大厨世

稱二覬清風高義真堪千古

楊瑄為相奏請加京官俸此舉是也常袞為相欲辭

堂封此意非也何也官冗則當裁有官則俸不可省

位過則當退居位則祿不可辭故原思為宰不受祿

子貢贖人不取金聖人皆無取焉非不取其廉也以

已之廉而成人之不廉君子不為也

漢法疾吏之貪以為衣食足知榮辱故限貲十筭以

上乃得為吏十筭者十萬也攷老學庵筆記漢人入

仕有以貲為郎者司馬相如張釋之是也有入錢入

穀賞為郎者卜式黃霸是也入錢穀則今買官之類

以貲則非也貲郎蓋限貲十筭以上得為吏者漢令

甲也 國初以富戶選官意蓋本於漢其實廉汙之性在人所賦貴遊巨室或以墨敗至一介之士出於繩樞窮巷之中而不染秋毫者亦不爲少此法蓋科目未興仕進太濫以此約之耳非所施太平世也世廟時臺官建議括天下廢寺田盡鬻民間大夫往往藉是占業葉南巖家居宦篋蕭然適蒲州景直指溱按江右以葉故蒲守有舊欲以寺田數百畝餉葉葉曰吾平生不妄取一錢乃因里僧破戒耶二庠生再三以利啗固却不受因曰使我居官多積百萬鏹

兒輩思奏納爲安逸計矣寧肯勤苦自立正以無可憑藉不得不加勉耳又安用寺田爲又曰吾老不及見汝第觀之異日當有以此累者不數年果下令清故廢田增價復業紛紛百出葉之子姓超然獨免因憶戊巳間閩兩臺檄所司爲先襄靖公建名臣祠括廢寺田二百畝奇充祠祀租余時爲諸生喟然曰焉有名臣而受寺租受寺租而稱名臣者乎况求仁人之粟以祀之謂何忍以鱗先公地下所司又以錢局爲祠地議具上吾力卻曰此故射圃也焉有名臣而

占學宮占學宮而可爲名臣者走省會力控以先志
兩臺爲罷前檄而捐助成祠俎豆不乏後受地受租
兩家具不能守且以此累一如葉南巖所見至今悚
然危及失隊云

宋范公稱過庭錄云先爲初仕平恩主簿啓行拜辭
右丞曰爾行裝幾擔先君時新娶實應之曰有十擔
右丞曰爾初仕已如此若又宦柰何我昔赴遂州守
時只有三擔罷官仍舊不惟緩急易於去就亦免張
外醜也夫楊誠齋立朝不市一物恐累歸擔范右丞
赴任只携三擔思便行裝去就若此取予安有不廉
者乎

莆中郭良翰道憲慕爾

繁陽黃吉士叔相訂正

清漳丘懋煒以鄂

同邑俞誨忠伯

清漳周起元仲先全訂

續問奇類林卷之十二終

然危及失隊云

宋范公稱過庭錄云先為初仕平恩主簿啓行拜辭
右丞曰爾行裝幾擔先君時新娶實應之曰有十擔
右丞曰爾初仕已如此若又宦奈何我昔赴遂州守
舊半有三擔罷官仍舊不惟緩急易於去就亦免張
蘇封只雙三謝思勇於裝去掠甚世東三安食一小

續問奇類林卷之十三

莆中郭良翰道憲纂輯

繁陽黃吉士叔相訂正

清漳丘懋煒以鄂

同邑俞誨忠伯

清漳周起元仲先仝訂

儉約

晉羊曼拜丹陽尹客來蚤者并得佳設日晏漸罄不
復及精隨客早晚不問貴賤羊固拜臨海竟日皆美

供雖晚至亦獲盛饌時論以固之豐華不如曼之真率

古人自奉簡約類非後人所能及如飲食高下固自有制度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此猶是極盛時制度也大抵古人得食肉者至少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肉食者謀之肉食者無墨此言貴者方得食也莊子九方甄相子綦之子別而鬻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然身食肉而終班超者虎頭燕額食肉相也以此知古人以食肉爲貴食肉爲難得比之後人簡約甚矣

韓忠獻公爲河北轉運使王太夫人坐太平車以葦蓆爲棚覆獻肅公乘驢隨車時王文正已貴忠獻公又作一路使者奉母携子之官其儉如此今人聞之誠可愧也

溫國文正公所服布衾隸書百有十字曰景仁惠者端明殿學士范蜀公所贈也曰堯夫銘者右僕射高平公所作也元豐中在洛蜀公自許往訪之贈以是衾高平公因作布衾銘以戒學者公愛其文義取而

書於衾之首及寢疾東府知命殮以深衣而覆以是衾其銘曰藜藿之甘綈布之溫名教之樂德義之尊求之孔易享之常安綺繡之奢高粱之珍權寵之盛利欲之繁苦難斯得禍辱旋臻取易捨難去危就安至愚且知士寧不然顏樂單食萬世師模紂居瓊臺死爲獨夫君子以儉爲德小人以侈喪軀然則斯衾之陋其可忽諸夫布被也公孫面折於長孺布衾也司馬著銘於高平誠僞之分可不慎與

正統庚申憲副劉公仁宅時爲御史在京楊文定公溥以展墓竣還朝過華容便道焉問其子忠宣公大夏曰汝父在否曰在道中未回曰汝母安在曰適隣家磨麩去矣乃起徧視家中所有遂引忠宣詣寢室見牀上惟蒲蓆布被褥喜曰所操若是可稱御史之職矣旣去劉公回忠宣白其事劉公曰此必鄉先生楊少保也其爲人縝密故觀人於所忽若此按文定公過華容時忠宣公時方齒云愚論劉公奉鄉先輩則茗一袋蜜一缶欵臺同寅則枯魚一器價值之則瓦盆煤竈親視之則蒲蓆布被褥且夫人攻苦不辭

并曰於隣家忠宣尚亂不諱朴陋於私室一門清風可欽仰也劉公真御史哉夢醒錄曰噫今有官侍御而蒲蓆布被褥者乎其妻有躬操并曰以爲養者乎惟昔東漢王良爲大司徒布被瓦器司徒史鮑恢以事過其家良妻布裙曳柴從田中歸事類此蓋嗟嘆世之爲官者其行誼日薄一日其受用日豐一日其聲價日損一日其勢燄日張一日而民生則日憔悴一日豈不悲哉又文定初遣僕偵公于旅邸嗣過家又囑公于私室維時廟堂上急于知人也如此以此舉措吏治蒸蒸民生皞皞有以夫

弘治間張少叅繼孟嘗言作人須要有趣對俗客咯然一語遇學士大人有道術者與之譚說名理揚摧風雅叠叠不倦令人灑然不能遽別前輩一時如西涯相公蒲汀尚書皆海內宿望常聯輿過訪公或留坐所共脫粟之飯間出蔬果杯酒三五巡卽止諸老凡自公第出輒喜見眉宇相謂曰吾儕遇張子醇一飯勝倍別家盛筵矣其爲人愛重如此嘉靖間黃憲副卷居常好客客至座已徐起臨庖服犢鼻衣治具

具無兼味治畢乃盥手更衣出卽新媼上客率以爲常余一日偕周元孚進士候公公權甚縱談名理因及疆場時事奮然有請纓之志移日不輟已有婢從屏間白曰烹雞熟矣請割公曰少需蓋劇談未間也有頃婢白如初公又曰少需如是者三而公談益劇乃命婢曰汝姑自割旣共饌出蔽肋狼籍不爲意也公間起入室余從之闕其室一榻蕭然不啻僧舍余時若冷然噓以清風洒然沃以瓊漿也退謂元孚曰吾與子今幸游義皇世矣想與嗟嗟不置前輩風流如此真足欽也

國朝董大叅朴成進士後差過岳州聞劉忠宣公宅憂在里造謁焉忠宣留之飯飯麥糲饌惟糟蝦一器朴感省終身持雅操視昔胡紘嘆朱晦翁無隻雞斗酒之共釀成僞學之禁相去何如哉

狄伏連家財鉅萬妻子不免饑色藏積一庫自繫筦籥常語妻子此官物不可用至死身惟着敝禪而積絹至二萬疋藏蓄竝歸天府臨沮鄧差鉅富而自奉菲薄道逢估人不相識呼與共食頗極珍美問之曰

人生世間止為身口耳一朝病死安能復進美食乎
終不如臨沮鄧生平生不用為守錢奴也差默然歸
宰鵝自食方動筋骨哽喉死相州王叟積粟萬斛莊
客二百餘戶而夫妻各齎常食陳物纔可克腸叟嘗
巡行客坊見一客方食盤食豐盛叟問其業答曰唯
賣雜粉香藥有本五千逐日食利存本不望贏餘故
衣食常足叟大悟歸語其妻發倉庫恣食不數日夫
妻并夢為人所錄枷鎖鞭撻云何得妄破軍糧無何
并卒官軍圍安慶緒時始盡發其廩夫為子孫守錢

猶可言也至為他人守役役終身不得一日奉養日
之曰奴不誠奴哉然以三人觀之祿食自是註定生
涯只可隨緣節儉而虜守尤愈侈僭而賈禍哉

韓子云家有常業雖饑不餓淮南子云寧一月饑毋
一旬餓餓甚於饑也荀子云仁義禮善之於人也辟
之若貨財粟米之於家也多有之者富少有之者貧
至於無有者窮窮甚於貧也

毛玠以儉率人一時貴寵輿服不敢過度長吏垢面
羸衣軍吏朝服徒行楊綰以貞廉入相而崔中丞

寬

池館臺榭即日潛毀郭中令子儀座內音樂頓減五分
之四黎京兆幹驟損騶御止留十騎儉德風人之速
如此而古人相成亦自有深意

握厚貲者不必享厚奉享厚奉者不必握厚貲天寔
制之故臨沮鄧生動筋骨哽相州王叟陳物充腸得
非天耶至何曾日食萬錢任愷一食萬錢又似天特
厚非可常理測者善哉馬祖有云喫是中丞祿不喫
是中丞福可謂格言傳燈錄有洪州廉使問馬祖云
弟子喫酒肉卽是不喫卽是歸
云喫是中丞祿
不喫是中丞福

輝嘗侍鉅公語及常產公云人生不可無田有則仕
宦出處自如可以行志士則仰事俯育麓了伏臘不
致喪失氣節有田方爲福蓋福字從田從衣雖得此
說三十年竟無尺土歸耕老而衣食不足福基淺薄
不亦宜乎與司馬溫公問士人生計意同余又嘗戲
嘲求福利者福字從衣從田然僅一口事耳可供捧
腹周輝宋人語載清波雜誌

陳玄藻汝鑑
林名鼎玉鉉全訂
同邑盧廷選鉉卿
繁陽黃吉士叔相訂正
蒲中郭良翰道憲纂輯
不亦宜乎與同無盛公問士人坐指意同余又嘗聽
籍三十平竟無只土體殊步而交食不且蘇基安
姪安夫原籍休田文為節蓋節字於田於交掘縣此
官出安自吸口以許志士阻事於育龜下大艱不
賦嘗封驗公請交常至公云人主不可無田亦四士

續問奇類林卷之十四

蒲中郭良翰道憲纂輯

繁陽黃吉士叔相訂正

同邑盧廷選鉉卿

陳玄藻汝鑑

林名鼎玉鉉全訂

文學

范文正有讀書帳頂如墨色夫人持以示子孫曰此
爾父勤學燈煙迹也胡安定讀書泰山十年不歸得

家問見平安二字卽投澗中今名投書澗

皇甫子循云張率先以詩示虞訥頗爲所詆更作以示託名沈約遂爲稱嗟率曰此吾作也訥乃大慙世多貴遠賤近重耳輕目無恠乎士季假論於嗣宗陸生託譏於孔明也至李邕於蕭誠之字則口中一任

雌黃眼中全無青白矮人觀場可鄙甚矣

李邕事詳前文

薛道衡每構文必隱坐空齋蹋壁而臥聞戶外有人便怒陳無已登覽得句卽急歸臥一榻被蒙首家人知之卽猶犬皆逐去嬰兒稚子亦皆抱持寄鄰家徐

待其起就筆硯卽詩已成乃敢復常古人詩文苦思如此顧於自然天趣終隔一膜又王勃每爲碑頌先磨墨數升引被掩面而臥忽起一筆書之初不竄點時人謂之腹藁此弄筆機似覺英雄欺人

郎仁寶云曹子建與楊德祖書謂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人譏彈吾文不善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常作小文使僕潤飾僕辭不能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麗自吾得之後世誰知定吾文者耶又任昉爲王儉主簿儉出已作令昉點正昉因定數字儉嘆

續周子類稿卷之十四
曰後世誰知子定吾文由是敬好終身二者真達人
之言然世誠有定吾文者何必後世不知范希文作
嚴先生祠堂記末云先生之德山高水長時太伯在
坐曰公此文名世只一字未妥德字不如風字公欣
然改之至今讀茲記者誰不知風字太伯所定顧何
能掩希文之美哉適足彰希文耳

容齋曰范文正公守桐廬始於釣臺建嚴先生祠堂
自爲記用屯之初九蠱之上九極論漢光武之大先
生之高財二百字其歌詞云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

生之德山高水長旣成以示南豐李泰伯泰伯讀之
三嘆咏不已起而言曰公之文一出必將名世某妄
意輒易一字以成盛美公瞿然握手扣之答曰雲山
江水之語於義甚大於詞甚薄而德字承之迺似趣
越擬換作風字如何公凝坐領首殆欲下拜張伯玉
守河陽作六經閣記先託游士及在職者各爲之凡
七八本旣畢僉會於府伯玉一一閱之取紙書十四
字徧示客曰六經閣諸子史集在焉不書尊經也時
曾子固亦預坐驚起摘伏邁頃聞此二事於張子韶

不能追憶經閣所在及其文竟就於誰手後之君子當有知之者矣

漢諸儒專門談經然有可嗤者匡衡說詩以解人之
願詩戲具乎朱雲論易以折人之角易爭噐乎至於
桓榮之陳車戴憑之重席誇榮博勝舉不足尚也
又攷漢明帝馬后有顛疾得內傳孟召文讀之輒醒
時人語曰孟召文差顛狂宋張乖崖與傳逸人會於
韓城終夕談話隣里有病瘧者皆不發

韓昌黎讀歐陽詹之文知其慈孝最隆歐文忠閱蘇
軾卷亟稱其爲國士王應麟見文天祥卷奏其古誼
若著龜忠肝如鐵石

晉樂令善清言而不長手筆讓河南尹口授二百許
語潘安仁演之遂爲名筆大叔廣談辯摯仲治不能
對退而著書難廣廣又不能答唐裴光庭以閭麟之
爲心腹每事麟之裁定光庭下筆時人語曰麟之口
光庭手又牛僧儒善爲文楊虞卿善言說京師語曰
少牢口太牢手人之才具信自不同合則雙美離則
兩傷

陶淵明作閑情賦寄意女色蕭統以爲白玉微瑕宋
廣平作梅花賦皮日休以爲鐵心石腸人而亦風流
艷冶如此顏魯公集有七言聯句四絕其目曰大言
樂語囋語醉語於樂語云苦河旣濟真僧喜新知滿
坐咲相視戍客歸來見妻子學生放假偷向市囋語
云拈鎚舐指不知休欲炙侍立涎交流過屠大嚼肯
知羞食店門外強淹留醉語云逢糟遇麪便酩酊覆
車墜馬皆不醒倒著接籬髮垂領狂心亂語無人並
以公之剛介守正而作是詩豈非以文滑稽乎然語
意平常無可咀嚼予疑非公詩也

劉禹錫云異柳八韓七請施士丐聽毛詩說維鷓在
梁梁人取魚之梁也言鷓自合求魚不合於人梁上
取其魚譬之人自無善事攘人之美者如鷓在人
梁毛注失之矣又說山無草木曰岵所以言陟彼岵
兮言無可怙也以岵之無草木故以譬之二說真足
解頤

治之與亂順之與擾定之與荒香之與臭遂之與潰
皆美惡相對之字然五經用之或相反如亂臣十人

亂越我家惟以亂民亂爲四方新辟亂爲四輔厥亂明我新造邦丕乃俾亂之類以亂訓治也安擾邦國擾而毅擾龍六擾之類以擾訓順也荒度土功遂荒大東太王荒之葛藟荒之之類以荒訓定也無聲無臭胡臭亶時其臭羶臭陰達于淵泉之類以臭訓香也是用不潰于成草不潰茂之類以潰訓遂也

歐陽醉翁亭用也字王荆公度支郎中葛公墓銘亦皆用也字不知誰相師然皆出于孫武子十三篇

隋鄭譯拜爵沛國公位上柱國高穎爲制戲曰筆乾答曰出爲方岳杖策言歸不得一文何以潤筆唐柳玭善書玭爲瀘州刺史東川節度使顧彥暉請玭書德政碑玭曰若以潤筆爲贈卽不敢從命一無一文可潤筆一不受一文潤筆二公具高

裴晉公自爲誌銘曰裴子爲子之道備存乎家謀爲臣之道備存乎國史杜牧亦自銘曰嗟爾小子亦克厥修謂二銘詞簡而備白居易亦自爲銘顏魯公在蔡州知必禍及自爲誌銘置左右

東晉謝太傅墓碑但樹貞石初無文字蓋重難製述

之意也洪皓之子邁曰先公自嶺外徙宜春沒於保昌道出南安時猶未聞檜相之死張子韶先生來致祭其文但云維某年月日具官某謹以清酌之奠昭告于某官之靈嗚呼哀哉伏惟尚享其情旨哀愴乃過于詞前人未有此格也按此二事一示揄揚之難盡一寄哀慟於難言古人用意深遠如此

論衡云孝明時讀蘇武傳見武官名曰移中監以問百官莫知夫倉頡之章小學之書備具一字尚不能知欲如董仲舒之知重常劉子政之知貳負難矣

文章三代而後秦漢最簡古惟治安策天人策纍纍數百萬言漢人長文章自賈誼董仲舒始漢武帝東帛加壁安車駟馬迎申公既至問治亂之事申公但曰為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太史公序云上方好文辭見申公對默然申公此時八十餘識見老成此言不獨救武帝好文辭且欲救董賈文章之多也康王命畢公曰辭尚體要上之諭俗且然而况臣下章奏乎章奏至數百萬言即儒生讀之口燥舌沸而不能止天子一日萬幾難可知矣正德時韓尚書文

欲攻劉瑾屬李夢陽具奏草曰毋文文覽弗省也毋
多多覽弗竟也此言極得告君之體故觀申公老人
一言覺董賈文章尚有少年習氣後世支蔓其詞叫
噪其氣閃倏其狀至俚語隱謎諧談私踈盡登白簡
說鬼說夢若詛若譎混成一團謔罵世界章奏大體
决裂盡矣君臣堂陛毋廼褻乎
白樂天六帖爲應科舉而設故醜類不廣梁昭明文
選亦咸爲詞賦棟料朱子云文選是文章之極衰者
而東坡亦詳言之矣

昔向秀將註莊子先告稽呂二友禽曰此書詎復須
註徒棄人作樂事耳一秀註也見譏於稽呂見竊於
郭秀人之相越如是楊綰論著未嘗示人和凝編纂
鏤板行世亦各有其志也

齊陸澄博學多識過於王儉觀其所言儉亦心服至
於讀易三年不通文義欲撰宋書竟不能成終貽書
厨之誚臧嚴四部書目自始至終了無遺失而沒世
無稱唐谷那律博通典籍褚遂良呼爲九經庫鄴侯
架插牙籤至三萬軸可謂無書不有而二君生前著

述何寥寥也他如任耒經苑景翼書窟聚而不運何
禪身名至於杜少陵蘇子瞻間關奔走殆無寧日勢
豈能以載籍自隨而其詩文貫穿淹洽似一一檢故
事用者又何也豈天分之有限耶抑鑒裁與自運原
屬兩途也

古書難辨詩禮尤難如詩巧笑可以崇質唐棣可以
求仁翹車可以責善清河可以謀國菅蒯可以存故
洎泉可以防微此等作不優於桑間濮上之音孔子
去此存彼何也此猶寂寥簡短柄旨無稽若采齊行

度也狸首射節也新宮下管也九夏金奏大樂也驪
駒餞歌也與武王克商以立監也祈招祭公謀父以
畜穆王也篇具經傳至今可考孔子亦刪之何也至
禮類族辨物正名之大經也然稱謂之間往往混而
無別母之昆弟爲舅詩曰我送舅氏是也而婦謂其
夫之父婿謂其妻之父皆曰舅父之姊妹爲姑傳曰
姪從其姑是也而婦謂其夫之母與其夫之姊妹皆
曰姑舅之子爲甥詩曰展我甥兮是也而父翁謂其
婿謂其妻之昆弟皆曰甥來孫之子爲舅孫汲書曰

不宦之舅孫商書曰垂裕後舅是也而弟謂其兄亦曰舅男子謂姊妹之子爲出傳曰蓋舅出是也而謂祖父之所由生亦曰出嬪婦官也而謂其亡妻亦曰嬪禮曰生爲妻死爲嬪私旁淫之詎稱也而謂姊妹之夫亦曰私詩曰譚公維私若此類豈禮之缺略與抑聖人自有深意而今無考也至於命名之義則父爲矩母爲牧舅爲久姑爲故考爲成妣爲媿兄爲况弟爲悌姊爲咨妹爲媢夫爲扶婦爲服妻爲齊妾爲接子爲孜孫爲順女爲如甥爲生嫂爲叟先儒皆有成釋而未知所當也

伊川易序旣成其中有曰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彥明告曰似太洩漏天機伊川曰汝看得如此甚善伊川作詩序二篇昔人傳之不真彥明一日請問曾作否伊川曰有之但不欲示人再三請乃得之曰爲子出此二篇今傳之者是也費文憲公云觀書當如酷吏斷獄用意深刻而後能日知其所亡記書當如勇將決勝焚舟沈旣而後能月無忘其所能

續唐書卷之十四
學記曰善待問者如撞鍾大叩之則大鳴小叩之則小鳴傳曰人之學者猶渴而飲河海也大飲則大盈小飲則小盈

漫齋語錄曰凡爲文章須是文字外別有一物主之方爲高勝韓愈之文濟以經術杜甫之詩本於忠義太白妙處有輕天下之氣此衆人所不及

禪之道當下便掃不立文字便是文字詩猶禪也天地化工之妙微特今與昨變朝與暮殊同時共刻針芥不容之間大地眉端山河瞬盼呼之氣轉而爲吸

初念脫而爲二念卽已陳陳不堪覆拾譬之旣謝之花旣槁之葉重粘枝上必無生理而况其聲音字畫之粗乎

宋劉孝綽兄弟群從子姪當時七十人並能屬文其三妹亦並有才學適徐悱劉三娘者文尤清拔梁王筠與諸兒書論家門集云史傳稱安平崔氏及汝南應氏並累葉有文才范蔚宗稱崔氏雕龍然不過父子兩三世爾非有七葉名德重光爵位相繼如吾門者夫劉氏文人一時至七十人王氏名德重光至七

續月古類本 卷之十四
葉是真亘古之盛顧孝綽中冓爲尤王敦亂賊出自
臣族是豈文之所能飾哉

陳繼儒曰讀未見書如得良友見已讀書如逢故人
又曰靜坐焚香清福已具如無福者定生他想更有
福者輔以讀書

謝承漢書曰班固年十三王充見之拊其背謂父彪
曰此兒必記漢事孟堅一部漢書充能見之成童時
也夫充能知孟堅之才而期其書於先又能服中郎
之心而秘其書於後充真不可及矣

宋景文嘗自言手抄文選三過方見佳處洪景廬亦
嘗手抄資治通鑑三過始究其得失

開元中王昌齡高適王之渙齊名時風塵未偶而遊
處略同一日天寒微雪三詩人共詣旗亭貰酒小飲
有梨園伶官十數人會讌三詩人因避席隈映擁爐
火以觀俄有妙妓四輩尋續而至奢華艷曳都冶頗
極旋則奏樂皆當時名部也昌齡等私相約曰我輩
各擅詩名每不自定甲乙今可密觀諸伶所謳若詩
入歌詞之多者爲優俄而一伶拊節而唱乃曰寒雨

續唐書卷之十四
卷之十四
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
片冰心在玉壺昌齡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尋又一伶
謳曰開篋淚霑臆見君前日書夜臺何寂寞猶是子
雲居高適引手畫壁曰二絕句尋又一伶謳曰奉帚
平明金殿開強將團扇共徘徊玉顏不及寒鴉色猶
帶昭陽日影來昌齡又引手畫壁曰二絕句之渙自
以得名已久因謂諸人曰此輩皆巴人否俚詞耳陽
春白雪之曲俗物豈敢近哉因指諸妓中最佳者曰
待此中所唱如非吾詩卽終身不敢與子爭衡矣須

臆次至雙鬟發聲則曰黃沙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
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之渙卽
擲歛二子曰田舍奴我豈妄哉因大諧笑諸伶不喻
其故皆起詣曰不知諸郎君何此歡噉昌齡等因話
其事諸伶競拜乞俯就筵席三子從之飲醉竟日
汪輔知虔州謝表有清朝有味白首無能之語蔡確
爲侍御引杜牧詩爲證以爲怨望罷之蔡後爲相被
謫復以車蓋亭詩得罪亦天報也

白樂天不爲李贊皇公所喜每寄文章李緘之一篋

未嘗開劉夢得或請之曰見詞則迴吾心矣樂天未
冠以文謁顧况况覩姓名熟視曰長安米貴居大不
易乃捲卷讀其芳草詩至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歎曰吾謂斯文遂絕今復得子矣前言戲之耳又有
妾樊素善歌小蠻善舞晚年欲遣爲楊柳詞以託意
云一樹春風萬萬枝嫩於金色軟於絲永豐東角荒
園裏盡日無人屬阿誰宣宗朝國樂唱是詞上問永
豐在何處左右具以對遂因命取永豐柳兩枝植於
禁中自感上知又爲詩云一樹衰殘委泥土雙枝移

種植天庭定知此後天文裏柳宿光中見兩星洛下
文士無不繼作吁樂天一芳草之詩遽回顧况長安
之誚一楊柳之詞至感宣宗禁中之移而文章一篋
終不能動贊皇一盼而迴心焉信乎時固有遇不遇
而贊皇善伎亦一短云

李泌初警敏嘗賦詩譏楊國忠曰青青東門柳歲晏
必憔悴國忠訴於帝帝曰賦柳爲譏卿則賦李者爲
譏朕可乎此語與彼自詠檜耳同真帝王之言也
人間諸物皆有聚散豈能久存而書爲甚且多罹火

災隋牛弘請開獻書之路極論述五厄之說書之厄也久矣梁元帝江陵蓄古今圖書十四萬卷隋嘉則殿書二十七萬卷唐惟貞觀開元最盛兩都各聚書四部至七萬卷宋宣和保和殿太清樓龍圖閣御府所儲尤盛于前代今可考者崇文總目四十六類三萬六百六十九卷史館一萬五千餘卷餘不能具數南渡以後復加集錄館閣書目五十二類四萬四千四百八十六卷續目一萬四千九百餘卷是皆藏于官者耳若士大夫家所藏在前世如張華載書三十

車杜兼至萬卷韋述所蓄二萬卷鄴侯李繁插架三萬卷金樓子聚書八萬卷唐吳兢西齋一萬三千四百餘卷宋南都戚氏歷陽沈氏廬山李氏九江陳氏番陽吳氏王文康李文正宋宣獻晁以道劉壯輿皆號藏書之富邯鄲李淑五十七類二萬三千一百八十餘卷田鎬三萬卷昭德晁氏二萬四千五百卷南都至四萬三千餘卷而類書浩博若太平御覽合璧事類等書不與焉次如曾南豐及李氏山房亦皆一二萬卷其後無不厄于兵火者他如石林葉氏多至

十萬卷齊齋倪氏月河莫氏竹齋沈氏程氏賀氏皆號藏書之富各不下數萬餘卷亦皆散失無餘宋末惟直齋陳氏書最多至五萬一千八百餘卷且做讀書志作解題極其精詳後亦散失于兵火至于蜀中三李秀岩東牕鳳山三族號爲史家所藏僻書尤多後亦無餘周公瑾家三世積書凡有四萬二千餘卷及三代以來金石刻一千五百餘種後皆厄于火又聞浦陽義門鄭氏藏書極多家有藏書樓若干間其額是建文所書擘窠大字御書樓三字蓋我

太祖駐蹕金華時賜有御札藏其間後亦被焚所藏書有八萬餘卷古名賢墨跡畫刻亦不下五六百種皆付煨燼可勝惋惜噫觀此造化忌才亦忌書矣蓋剽抉陰陽之多發洩英華之盡天地讎也老氏曰多藏必厚亡載籍且然况貨貝乎

世傳類書宋以前者獨類聚初學書抄策府白六帖耳及考唐藝文志徐勉有華林編略六百卷何承天有皇覽一百二十卷祖斑李徵有修文御覽三百六十卷劉孝標有類苑一百二十卷張太素有文思博

要一千二百十二卷許敬宗有累璧四百卷東殿新
書二百卷劉綺莊集類一百卷最少者至李途記室
新書三十卷止矣惜今少有傳者

冰川詩式詩之名曰詩者五言章句整齊聲音平淡
七言章句參差聲音雄渾曰歌者情揚辭達音聲高
暢曰吟者情抑辭鬱音聲沉細曰行者情順辭直音
聲瀏亮曰曲者情密辭婉音聲諧縹曰謠者情譎辭
寓音聲質俚曰風者情切辭遠音聲古淡曰唱者與
歌行曲通曰樂歌者情和辭直音聲舒緩曰歎者情

戚辭老音長聲絕曰解者與歌曲嘆樂通曰引者情
長辭蓄音聲平永曰美者情活辭麗音聲圓壯曰清
者情逸辭激音聲清壯曰辭者情長辭雅音聲平亮
曰舞者情通辭麗音聲應節曰怨者情沉辭鬱音聲
凄斷曰謳者情揚辭直音聲高放曰騷者情深痛加
而極其憤曰賦者辭語富麗事意詳盡曰操者情堅
辭確阨窮不失曰鹽者與行吟曲引相類曰篇者情
明事徧不遺餘意以至曰別曰調曰思曰哀曰啼曰
詠曰文曰章曰誄曰箴銘贊頌無題則各有意義辭

情音聲亦異不能縷陳而總謂之詩賦頌箴銘文誄
贊亦可以爲文其餘皆詩

宋之問鬢髮俄成素丹心已作灰子美白髮千莖雪
丹心一寸灰張說洞房殘月影高枕聽江流子美疎
簾殘月影高枕聽江聲李群玉水流寧有意雲泛本
無心子美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徐晶翡翠巢書
幌鴛鴦立釣磯子美翡翠鳴衣桁蜻蜓立釣絲韋莊
百年流水盡萬事落花空子美流水生涯盡浮雲世
事空諸公句意相類子美自優

詩有簡而妙者若劉禎仰視日光皎皎高且懸不
如傅玄日月光太清阮籍一身不自保何況戀妻子
不如裴說避亂一身多戴叔倫還作江南會翻疑夢
裏逢不如司空曙乍見翻疑夢沈約及爾同衰暮悲
復別離時不如崔塗老別故交難衛萬不捲珠簾見
江水不如子美江色映疎簾劉孟可耻垂拱時老作
在家女不如浩然端居耻聖明徐凝千古還同白練
飛一條界破青山色不如劉友賢飛泉界石門張九
齡謬忝爲邦寄名慙理人術不如韋應物邑有流亡

愧俸錢張良噐龍門如可涉忠信是舟梁不如高適
忠信涉波濤崔塗漸與骨肉遠轉於奴僕親不如王
維久客親僮僕亦有簡而弗佳者若鮑泉夕鳥飛向
月不如曹孟德月明星稀烏鵲南飛蘇頲雙珠代月
移不如宋之問不愁明月盡自有夜珠來劉禹錫欲
問江深淺應如遠別情不如太白請君試問東流水
別意與之誰短長陸機三荊歡同株不如許渾荊樹
有花兄弟樂王初河梁返照上征衣不如子美翳翳
桑榆日照我征衣裳武元衡夢逐春風到洛城不如

顧况歸夢不知湖水闊夜來還到洛陽城陳李數曲
暮山青不如錢起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李義山
江上情雲雜雨雲不如劉夢得東邊日出西邊雨道
是無情却有情李洞藥杵聲中搗殘夢不如柳子厚
日午睡覺無餘聲山童隔竹敲茶臼

有才士蕭鳳儀作桑寄生傳其中藥名詩清新俊麗
可愛錄之其一云牽牛織女別經年安得鸞膠續斷
絃雲母帳空人不見水沉香冷月娟娟其二云澤蘭
憔悴渚蒲黃寒露初凝百草霜不共玉人傾竹葉菜

黃甘菊自重陽其三云免絲曾附女蘿枝分手車前
又幾時羞折紅花簪鳳髻懶將青黛掃蛾眉丁香謾
比愁腸結豆蔻長含別淚垂願學空中雙石燕庭鳥
頭白竟何遲其四云天門冬日曉蒼涼落葉愁驚滿
地黃清淚暗銷輕粉面凝塵間鎖鬱金裳石蓮未嚼
心先苦紅豆相看恨更長鏡裏孤鸞甘遂死引年何
用覓昌陽詩效韓渥香奩體而輾泊無痕過之亦一
奇也

劉歆同楊子雲給事黃門且子菜受學奇字知非不
素也乃誚其覆瓿嚴光非有一接之歡推其書在老
聃上光之言曰凡人賤近貴遠子雲祿位容貌不能
動人故輕其書嗚呼此今古通病也歆惟賤近貴遠
故忌卒自劇秦以美新光惟不然故達卒以一絲繫
漢九鼎人之相去如九牛毛信然

世謂楊子雲爲書癡皇甫士安爲書淫子雲之草玄
也或嘲其尚白則解難士安以著述爲務自號玄晏
或勸其廣交則論守玄或勸其應辟則論釋勸不謂
癡淫不可也及子雲卒而法言太玄大行士安沒而

高士列女等書並著於世非癡淫之爲烈乎杜武庫
左傳癡晉有吳其功居多癡也淫也癡也何負於人
哉在所用耳

韓柳歐蘇文家宗匠然昌黎自云大得意則大罵小
得意則小罵平准一石段文昌敢奮筆無所赧避歐
公得子瞻文曰老夫當避此人放出一頭地及檢發
士子群譁聚訕馬首不復知譁者何事訕者何語然
千古而下數公姓字日月爭光可見文章自有定價
毀譽終非定評

唐李程試日五色初出場場於陵詢所作程示之破
題云德動天墜祥開日華於陵曰公今須作狀元翌
日無名於陵不平乃於冊子末繕寫之以謁主文主
文歎賞不已於陵曰場中得此文何以待之主文云
非狀元不可於陵曰侍郎已遺賢矣此乃李程所作
亟命取卷對之不差一字主文因謀之於陵擢狀元
李薦爲東坡客坡知貢舉方叔下第坡送之詩云平
生浪說古戰場過眼還迷日五色宋歐陽修知貢舉
考試卷常覺坐後一朱衣人點頭然後文入格始疑

侍吏及回視一無所見因語同列再三歎嘗有詩云
文章自古無憑據惟願朱衣一點頭又詩云青夜夢
中糊眼處朱衣暗裏點頭時觀此則歐之頭點朱衣
蘇之眼迷五色二公且不能自信况他人乎何怪夫
杜牧阿房之賦以名而後收韓昌黎不貳過之論先
後棄取之頓異哉人顧以此白眼一世英雄悲夫
梁武帝冬日詩雪花無有帶冰鏡不安臺後果臺城
失守宋徽宗詩日射晚霞金世界又云定知金帝來
爲主後果有金人之禍 太祖命諸皇子詠新月

懿文太子詩云雖然未得團圓相也有清光遍九州
建文君詩云影落江湖裏魚龍不敢吞 太祖甚不
懌後懿文果天建文君遇金川門之變削髮爲僧流
落至老而歸然則詩真有識矣

楊鐵崖先生博學能文吳中人豪也顧阿瑛重於教
子延於家每食必出佳醞以芙蓉金盤令美妓二三
捧勸鐵崖出對云芙蓉盤捧金莖露有妓能對者贈
以此盤中有一妓對曰楊柳人吹鐵笛風遂以盤酬
之坐者絕倒

擁書萬餘卷即無假百城李謚行書數十卷當不易千

劉書每言使我數十卷書行于世不易齊景之千駟也

司馬子長以父名譚故趙世家以張孟譚為孟同季

布傳貴人趙譚為趙同與任安書同子參乘袁絲變

色范曄父名泰故後漢書郭林宗為郭太鄭公業為

鄭太王羲之祖名正故每書正月為初月或作一月

餘則以政字代之今人多以正作政蓋本于右軍李翱父名楚金故

為文皆以今為茲蘇子瞻祖名序故以序為叙或作

引字

史官多被顯禍魏收獨以壽終又贈司空尚書左僕

射謚文貞迨其後也修邨者且發冢而棄其骨竟不

得免說者謂韓退之欲避修史重懲於此不知收之

僂尸收之穢史也司馬光之直筆於唐太宗何竟不

聞鬼責耶

四明陳桎子經嘗作通鑑續編書宋祖陳橋事曰匡

胤自立而還方屬筆雷忽震其几子經色不變因厲

聲曰老天雖擊陳桎之臂亦不改矣後三日子經晝

寢夢人召去至一所門闕壯麗如王者居門者奔入

告云陳先生來矣子經進立庭下殿上傳呼升階中坐者冕旒黃袍面色紫黑降坐迎曰朕何負卿乃比朕篡耶子經具知其宋祖也謝曰死罪臣誠知以此觸忤陛下然史貴直筆陛下雖殺我不可易也王者俛首子經下階因驚寤洪武中子經爲起居注坐法死臨刑上曰吾特爲宋祖雪憤矣出唐已編余初見此事甚惜其不幸不得竝司馬溫公之書禁門也及攷何喬新幼時閱子經通鑑續編翰林周中規問曰子經書何如曰先輩著述非後生敢議然呂文煥

降元不書其叛張世傑溺海不書死節曹彬包拯之卒不書其官紀義軒則採怪誕不經之談書遼金則失內夏外夷之義似有未當中規大驚白其父冢宰公曰三郎學識不易及始知其書糝謬固不足質鬼神而感明聖也載攷國初楊憲欲擅權創爲一統山河花押示僚吏觀其從違附已者不次超擢否者斥之桎入謁憲以押示之子經賀曰押字大貴所謂只有天在上更無山與齊者憲大喜奏爲翰林侍書於是始慨然嘆曰子經固直筆陳橋者乃賀押字得官

耶是徒欺鬼寧逃天刑其及固宜豈曰不幸

劉器之云孔子六十八歲乃始刪詩定書繫周易作

春秋孔叢子載子思年十六適宋宋大夫樂朔與言

尚書曰虞夏數四篇善也下此訖於秦費效堯舜之

言耳子思曰事變有極正自當耳假令更時易處其

書同矣樂朔曰作書喻民簡易為上而乃故作難知

之辭不亦繁乎子思曰昔魯委巷亦有似君之言者

及荅之曰道為知者傳今君何似之甚也樂朔不悅

而退曰孺子辱吾其徒曰此雖以宋為舊然世有仇

焉請攻之遂圍子思宋君聞之駕而救子思子思既

免曰文王囚於羑里作周易祖君屈於陳蔡作春秋

吾困於宋可無作乎於是撰中庸四十九篇是孔子

六十八歲始著書何其晚也子思十六已著書又何

早也

坐石草木不生

聖賢墓塚記孔子坐中不生荆棘及刺人草

坐石草木不生

侵

山川紀異黃州東有孔子山相傳孔子適楚嘗河登山上有坐石草木不侵有硯石每雨墨水注

流寂如聽講

郡國志王屋縣有孔子講堂西南七里石室臨大河水勢湍急五里之間水

聲寂如似聽講義

石人象如執卷

輿地志贊皇縣有孔子嶺上有石堂寬博其石相距

若楹柱有石人
像執卷之狀
可不謂宜尼在天之靈乎

司馬溫公編通鑑時手藁蹟嘗有見數幅如人名字
各分代類寫書久未成或言溫公利餐錢故遲遲爾
溫公聞之遂急結未了故五代多繁冗小人害事往
往如此說

鄭玄家牛以角抵墻成八字見佩乃知玄家不獨有

賦詩婢也

廣陵散求得于杜猛杜夔妙于廣陵散其則

不從夢授也後傳于賀思令則不自康絕也幽明錄

思令善彈琴嘗在月中臨風鳴絃忽有人
從中庭稱善云是嵇中散因授以廣陵散

拾遺記張儀蘇秦二人同志好學迭剪髮而鬻之以
相養或傭力寫書非聖人之言不讀遇見墳典行塗
無所題記以墨書掌及股裏夜還而寫之折竹為簡
二人每假食於路剝樹皮編以為書帙以盛天下良
書嘗息大樹之下假息而寐有一先生問二子何勤
苦也儀秦又問之子何國人荅曰吾生于歸谷亦云
鬼谷鬼者歸也又云歸者谷名也乃講其術教以干
世出俗之辨即探胸中得二卷說書輔世之事人知

蘇之刺股張之視舌而不知剪髮書掌二子之攻苦
如此一縱一橫論者莫當蓋不徒唇吻間也

洪邁云李太白以布衣入翰林既而不得官史言力
士激貴妃爲所沮今集中有雪讒詩大率載婦人淫
亂敗國其畧云彼婦人之猖狂不如鵲之彊彊彼婦
人之淫昏不如鶉之奔奔坦蕩君子無悅簧言又云
妲已滅紂褒姒惑周漢祖呂氏食其在旁秦皇太后
毒亦淫荒螾螻在東遂掩太陽萬乘尚爾匹夫何傷
詞殫理窮心切理直如或妄談昊天是極味此詩豈
非貴妃與祿山淫亂而白曾發其姦乎不然則飛燕
昭陽之句何足深怨

李商老曰嘗見徐師川說一士大夫家有老杜墨迹
其初云菴花欲共楊花語自以淡墨改三字乃知古
人詩不厭改也朱文公評歐公文亦多是修改到妙
處頃有人買得他醉翁亭記藁初說滁州四面有山
凡數十字末後定只曰環滁皆山也五字而已

歐陽公之子樂曰先公平生未嘗矜大所爲文一日
被酒語某曰吾詩廬山高今人莫能爲惟李白能之

明妃曲後篇太白不能爲惟子美能之至於前篇則子美亦不能爲惟吾能爲之也

王儉自以博聞多識過陸澄澄待儉語畢談及所遺漏數百千條皆儉所未睹乃歎服歐陽永叔繼昌黎絕學劉原父嘗謂人曰好箇歐九極有文章但可惜不甚讀書耳

嘗有人問於蘇文忠公曰公之博洽可學乎曰可吾嘗讀漢書矣蓋數過而始盡之如治道人物地理官制兵法貨財之類每一過專求一事不待數過而事

事精覈矣三五錯綜八面受敵沛然應之而莫禦焉此誠讀書良法

孔融與曹操書稱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操不悟後問出何經典對曰以今度之想當然耳蘇長公策對有堯曰殺之三臯陶曰宥之三旣登第主司問所出曰想當然耳

東坡事詳前文學類

坡公不欲操上人寔有根

據有難以語主司况主司寔歐陽公偶失記耳孔北海直是英雄欲傲人以所不知遇曹瞞畢竟不免寇準當軸人避其諱去十爲准至今書承用之出吹

劍錄吳王之女名二十江南人呼二十為念而壯人不為之避也出兼明書

唐進士李為作淚賦及輕薄暗小四賦李賀作樂賦多屬意花草蜂蝶間二子竟不遠大昔人以文字見分命之優劣余謂禰正平之賦鸚鵡張茂先之賦鷓鴣駱賓王之咏鷺亦可以占三子之分命矣

人知王右軍蘭亭修禊為盛事不知裴晉公洛濱修楔其勝不減蘭亭所集少長似覺過之

李賀見緋衣者召作玉樓記蕭貫夢綠衣者召賦曉

寒歌北夢瑣言帝召非天帝乃鬼都北帝也豈其然

乎據緋衣人謂李長吉曰天上差樂不苦也非天帝

而何可見百工伎稅不必造極極則發洩太盡非為

造物所忌定為造物所櫻况功名富貴之極乎欲以

善終難矣李長吉集序長吉將死時畫見緋衣人駕赤蚪持一版書若太古篆或霹靂石文者

云帝召長吉長吉了不能讀歛下榻叩頭言阿嬾老且病賀不願去緋衣人笑曰帝成白玉樓立召君為

記宋史蕭貫夢綠衣中人召至帝所賦禁中曉寒歌北夢瑣言唐僖宗朝翰林某待詔滑能某品某高少

逢敵手有一張小子年僅十四來謁覓某請饒一路滑生某思甚遲沉吟良久方下一子張生隨手應之

都不介意僖皇幸蜀滑謀赴行在張生曰不必前邁某非某客天帝命我取公着某又宋史萬伯思頗好

道家自號雲林子別字霄賓一日夢人告曰子非久人間上帝有命典司文翰

自古文人長於手者多吐於口惠莊楊雄皆口不能劇談按兩京雜記長安有儒生曰惠莊聞朱雲折五鹿充宗之角乃歎息曰栗犢反能爾耶吾終耻溺死溝中遂裹糧從雲雲與言莊不能對逡巡而去拊心謂人曰吾口不能劇談此中多有漢書楊雄口吃不能劇談而好深湛之思

韓昌黎登華山華陰令百計取之方下杜少陵游嶽廟未陽令棹舟迎之乃還文士多窮卽一游下奇窮

杜甫依嚴武成都而武卒廼依高適東蜀而高適避亂判楚沂沔湘流游衡山寓居耒陽嘗游嶽廟爲暴水所阻旬日不得食耒陽聶令知之自棹舟迎甫而還

古今著述成家者必有所托而後傳於世如司馬子長之文至其外孫楊惲乃得宣布惲丞相子爲列侯九卿力能傳其書不然卽藏之名山其出亦難矣然則古人之書不得其人而湮沒無聞者亦不少也可勝惜哉

陳唐二後主才藝文雅相似優游荒宴相似其失國亦相似殆後身也隋兵渡江陳後主賦詩遊宴告急

文書藏於床下有竟不發封者宋師渡江圍城累百
李後主猶未知也方於後苑誦經講易軍書告急皆
不得達何其迹相似哉

漢武好儒至表章六經增置博士而擯董仲舒不用
其好文也枚馬吾丘之倫使備侍從而子長之史蘇
李之詩不見存錄其將將也窮兵四征掃清朔漠而
李廣不侯其慕仙也文成五利之徒講却老之方而
東方朔日在左右不知其異母乃葉公之龍邪天下
自有真自擊而不能喻有數存焉耳

大凡天下之事太盛者必能爲妖唐家三百年間以
詩取人物詩道之盛至唐而極矣黃巢入長安有書
尚書省門爲詩以嘲賊者尚讓大怒大索城中能爲
詩者盡殺之波及三千餘人此詩妖也夫三百篇之
作至於多識鳥獸草木以爲工巧至於模寫物態極
命形色纖悉不遺色澤俱侈未有過於唐人者其盜
天地之氣亦多矣欲無爲造化所忌其可得乎

唐李洞字才江苦吟有聲慕賈浪仙之詩遂鑄其像
事之誦賈島佛不絕口時以爲異五代孫晟初名鳳

又名忌好學尤長於詩爲道士居廬山簡寂宮常畫
賈島像置屋壁晨夕事之人以爲妖蓋酸醜之嗜固
有異世而同者長江簿何以得此於人哉凡人著書
立言正不必合於一時後世有楊子雲將自知之
墨莊漫錄王定國寄詩東坡答書云新詩篇篇皆奇
老拙此回真不及窮人之具輒欲交割與公魏道輔
見而笑曰定國亦難作交代祇是且權攝耳沈東陽
野史晉桓溫少與殷浩友善殷嘗作詩示溫溫玩侮
之曰汝慎勿犯我當出汝詩示人故寸心貴自知舌

鋒尤可畏

襄陽牛相公僧孺赴舉之秋每爲同袍所忽嘗投詩
劉補闕禹錫劉對客展卷飛筆塗竄其文歷三十餘
歲劉轉汝州牛鎮漢南枉道駐旌旄信宿酒酣直筆
以詩諭之未有莫嫌恃酒輕言語曾把文章謁後塵
句劉方悟往年改卷釋憾也因誡子弟咸元承雍等
曰吾立成人之志豈料爲非况漢上尚書高識達量
罕有其比昔王父偃家爲孫弘所夷嵇叔夜身死鍾
會之口故魏武誡其子云吾大忿怒小過失慎勿學

爲汝輩後進守中爲上也

王文恪整修姑蘇志成楊循吉一顧簽票卽斥去後語文恪曰志修于我朝便當以蘇州名志姑蘇吳王臺名也可以此名乎以文恪而尚有此况其下者李于鱗序文凡書官書地皆用今名自是作法

五代李憚官學士時張文寶知貢舉所收士有覆落者乃下學士院作詩賦爲貢舉格命憚爲之笑曰尔少登科盖偶然爾假令余復就禮部試未必不尔能與英俊作式聞者多其知體唐裴坦太和八年李

漢侍郎下及第自以舉業未精遽此叨忝未嘗由謝座王辭歸鄆縣別墅三年肄業不入城歲時思地啓狀而已至同年鄰於謝絕掩關勤苦文格乃變到京重獻恩門文章詞采典麗舉朝稱之後至大拜爲時名相夫世資舉業爲嚆矢俛遇棄如弁髦亦持貢舉爲良庄旣得侈爲聖書安有吾斯未信若二公也者

錢思公生長富貴少所嗜好在西洛嘗語僚屬言平生惟好讀書坐則讀經史卧則讀小說上厠則閱小

辭蓋未嘗頃刻釋卷也謝希深亦言宋公垂同在史院每走廁必挾書往諷誦聲琅然聞遠近余因謂希深曰余平生作文多在三上馬上枕上廁上蓋惟此猶可以屬思爾歐陽永叔之言如此足徵古人篤學矣

劉向別錄云讐校書一人持本一人讀却若怨家故曰讐書

子瞻嘗自言平生有三不如人謂着某喫某唱某道亦云世間事皆能之惟不能挑糞與某可耳

高之士亦何必小伎如人以流連景哉

山海經禹益所記也論衡禹益並治洪水禹益王記異物海外山川表無

至以所聞見作山海經而有長沙零陵桂陽諸縣之

農所述也而有豫章朱崖趙國常山秦高真定臨淄

馮翊之稱爾雅作於周公而云張仲孝友蒼頡篇造

於李斯而云漢無天下水經著於漢桑維翰而云壽張

湖陸武侯壘永安宮骨律鎮城諸地後之傳注

附益轉經本經者多矣豈可以此遂疑古經文之槩

贗哉

入生雲際歸帆出霧中即玄暉天際識歸
 樹也子美薄雲巖際宿孤月浪中翻
 雲巖際出清月波中上也四語竝極精工卒艱
 優劣然何謝古體入此漸啓唐風陳杜近體出此乃
 更古意

林卷之十四終

矣而以忠臣之子功臣之孫改面而事其讐人者諸

葛京也噫諸葛公忍見耶

京諸葛瞻之次子亮之孫也漢亡瞻與長子尚俱死

事獨京事晉為郿令官至廣州刺史

洪忠宣使還外國爭梓其文太后垂簾欲識其面其

後來中國者必詢其起居官爵子卿歸漢朔望優寵

圖畫麒麟列于方叔召虎仲山甫間其重如此

漢相田千秋匈奴笑之宋相司馬光遼人戒無生邊

事金人入汴令宣索蔡太師京家姬入洛傳令軍中

母驚動司馬太師光宅夷狄不如諸夏之亡也吁

晚唐詩綺靡乏風骨或者薄之且因王維儲光羲輩而并薄其人然氣節之士亦往往出於其間昭宗末年朱溫篡形已成韓偓在翰林蘇檢數爲經營入相偓怒曰公不能有所爲今朝夕不濟乃欲以此相汗耶昭宗欲相偓偓辭而薦趙崇崔胤怒使溫譖而逐之昭宗與之泣別偓泣曰臣得遠貶及死乃幸不忍見篡弑之辱也司空圖初爲禮部員外郎棄官隱居王官谷累徵不起柳燦以詔書徵之圖懼詣洛陽入見佯爲衰野墜笏失儀乃下詔以爲傲代釣名放還

山羅隱乾符中及進士十上不第黃巢亂歸依錢鏐及朱溫篡詔至言哭勸鏐舉義鏐不能從溫聞其名以諫議大夫招之不就事鏐終於著作郎若三子者又可以晚唐詩人薄之乎

施全刺秦檜不克死鄭虎臣監押賈似道殺之漳州木綿菴夫虎臣修父怨殺似道于落魄之日幸而濟足快天下施全一腔血無地洒刺秦檜十方張之時卽不幸不濟有餘榮哉朱文公曰舉世無忠義這此正氣忽自施全身上發出來可爲忠魂吐氣矣

容齋曰魏文帝受禪欲以楊彪爲太尉彪辭曰彪備漢三公老年被病豈可贊惟新之朝乃授光祿大夫相國華歆以形色忤旨徙爲司徒而不進爵帝久不憚以問尚書令陳羣曰我應天受禪相國及公獨不怡何也羣對曰臣與相國曾臣漢朝心雖悅喜猶義形於色夫曹氏篡漢忠臣義士之所宜痛心疾首縱力不能討忍復仕其朝爲公卿乎歆羣爲一世之賢所立不過如是彪遜辭以免禍亦不敢一言及曹氏之所以得蓋自黨錮禍起天下賢士大夫如李膺范

滂之徒屠戮殆盡故所存者如是而已士風不競悲夫章惇蔡京爲政欲殄滅元祐善類正士禁錮者三十年以致靖康之禍其不爲歆羣者幾希矣司馬溫公曰受人之恩而忘之者其爲子必不孝其爲臣必不忠秦淮海曰人臣能念私恩然後能盡公議背師賣友之人必不能以身許國

趙襄子遊囿中至梁馬不肯進青井爲參乘襄子使進視梁下類有人青井視梁下豫讓却寢佯死叱青井去青井以言則失友不言則失君乃退而自殺

出呂

覽詳見前
忠義類

豫讓者青井之愛友而趙氏之賊臣也為
并者奉君命執君賊已伏其辜則請於君而以友道
殞焉其可也并何以死也設并死而讓得逞其計以
賊其君何以謝君卒之再伏廁中再索竟獲讓僅拔
劍三擊襄子衣死焉亦何益於友哉

唐僕固懷恩反母曰我戒汝勿反國家耐汝不淺提
刀逐之曰吾為國殺此賊取其心以謝軍中李懷光
初蓄異志其子璀從帝啓曰臣父必負陛下願蚤為
之備及懷光敗而璀死君子謂懷恩有母懷光有子

也

王夷甫既降石勒自解無罪且勸僭號其女惠風為
愍懷太子妃劉曜陷洛以惠風賜其將高屬將妻之
惠風仗劍大罵而死乃知王夷甫之死非獨慙見晉
公卿乃當羞見其女也

鄒浩諫謫新州途遇田晝泣下晝正色責曰使志完
隱默居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
能死人哉昔東坡在惠與參寥書云貶所便過一生
也得其餘瘴癘病人北方何嘗不病是病皆死得人

何必瘴氣但苦無醫藥京師國醫手裏死漢尤多味
其言是何等胸次畫之言卽坡之言也坡公可謂善
處憂患者矣繼鄒謫新州者紹興中有胡邦衡或問
朱子胡在新州十七八年何爲不死朱子曰天生天
殺道之理也人如何解死得人志完之行畫又有言
曰願君毋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爲者未止此此言有
助人百丈竿頭更進之力周益公必大在後省坐繳
奏武樞張說出復入及爲翰林學士客皆往賀羅頌
獨委書勸公無恃一節高衆爲無愧名益高則天下

所望益大欲其屏紛華事簡素凡孟子所謂得志不
爲者皆當置度外蓋卽畫之所以勸志完者邦衡之
行朱子謂李彌遜乃曰人生亦不解事事可稱只做
得一兩節好便好胡後來喪名節未必非斯言有以
入之又記宋人雜錄云忠簡貶時李似之侍郎彌遜字似
之書十事以贈一曰有天命有君命不擇地而安之
二曰惟君子困而不失其所享三曰名節之士猶未
及道更宜步四曰境界違順當以初心對治五曰子
厚居却築愚溪東坡居惠築鶴觀若將終身焉六曰

無我方能作爲大事七曰天將任之必大有摧抑八曰建立功名非知道者不能九曰太剛恐易折須養以渾厚十曰學必明心記問辨說皆餘事則是李亦未嘗無奉策邦衡之言也愚故惜邦衡之用於李不能如志完之用於田也

胡忠簡公論王倫秦檜劄子竝出范公璿筆而忠簡以爲公親老上疏必有危禍取而自上之遂南遷也虞學士松谿集序云夫食人之祿則不敢內顧其私此公所以奮筆而不辭知其必墮危禍而不忍及其

親朋友之厚德又公所以寧歿世而弗敢忘也

漢楊彪以魏黃初四年受拜光祿大夫時年八十二

又二年死魏王祥以晉太始元年爲太保時年八十

又五年死宋王琨以齊建元元年領太師加侍中時

年八十一又三年死周竇熾以隋開皇元年拜太傅

時年七十五又五年死四公俛首及面逝死也死可

免哉等死遲百年亦死况數年乎漢龔勝曰吾受漢

恩無以報今年老矣且暮入地誼豈以一身事二姓

晉辛勉之言曰大丈夫豈以數年之命而虧高節事

二姓達矣四公不及也

琴張欲吊宗魯孔子曰齊豹之盜孟縶之賊女何吊焉南軒曰琴張只見宗魯死便以爲難事不知其不義也子路爲孔悝死始初不知所擇雖謂之不得其死可也

丘仲深云宣德正統初一時賢相比稱三楊躓矣然當其時南交叛逆軒龍易位勅使旁午頻泛西洋曾無一語權歸常侍遠征麓川兵連禍結極於土木之大變誰實啓之春秋責備賢者其能追哉余按正統

二年 皇太后御便殿時召三楊入 英宗亦侍項宣王振至太后顏色頓厲罵曰汝侍皇帝起居多不律今當賜死於是女官加刃振頸三楊爲之跪力救太后又罵曰皇帝年幼豈知此輩自古誤人家國多矣夫王振惡孽太后知之朝臣知之以三楊而不知乎先是僉事廖謨杖死驛丞事東楊以鄉官欲坐償罪西楊以鄉故欲擬因公互爭不決請裁於太后時王振因而進言二楊皆私償命過重因公過輕宜對品降調府同知太后聽之自是振日搃撫內閣之過

裁決一歸於振三楊乃迭請告展以此振權益專一
救之失誤縱乎巨奸一念之私覩破於羣小遂以見
持中涓胎禍家國三楊相業吾不敢謂無損矣鄭淡
泉今言中載西楊誣方孝孺語若果有此士奇乃亦
至是哉總溥與榮同舉建文二年進士士奇建文初
廷臣薦充翰林編纂蚤荷知遇靖難間約周是修卽
不同死遇方孝孺能不愧死後來事業畢竟難補以
是聲責備之義其他又其小已嘗論宋名臣曾經事
五代者皆欠人一死 國朝名臣曾經建文登第眷
任者皆讓人一着

宋彭城王義康之出豫章也謂沙門慧琳曰弟子有
還理不慧琳曰恨公不讀數百卷書後范曄事義康
坐免爲庶人徙安成義康讀漢書見淮南厲王長事
歎曰自古有此我乃不知得罪爲宜也當時范曄輩
豈不能讀數百卷書知古事者

魏于禁降關羽惟龐德不屈而死後孫權殺關羽獲
禁送還魏文帝先令詣鄴謁高陵豫於陵屋畫關羽
戰克龐德憤怒于禁降服狀禁見慚恚發病死唐克

復東西京令百官受賊官爵者皆脫巾徒跣立於舍
光殿前帷首請罪甄濟布衣不受僞職詔起詣京師
上命館於三司令受賊官爵者列拜以愧其心旌別
若此當時列拜者迺曾無一人能爲干禁之慚恚發
病死者蓋其心死固已久矣

衛獻公使子鮮爲復子鮮以公命與甯喜言甯喜告
遽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
近關出左鑄云伯玉始聞孫甯逐君之謀不對而去
之矣至是謀再及焉而亦如之又齊莊公之難晏子

不死不亡而曰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
之若爲已死而爲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及崔慶
盟國人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曰嬰所不惟忠於君
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夫伯玉與嬰皆孔子所嚴
重者其處君難皆愚所不解

晉下宮之難公孫杵臼死程嬰不死而孤立人勸嬰
無死嬰死嬰以一死報公孫杵臼也漢逮趙王偃諸
反者趙午等十餘人皆先死貫高獨不死而王已白
詔赦高令勿死高死高以一死赴趙午等十餘人也

人生惟一死死尤不欲以此賒負人古人重信義至此宋張洎事南唐李煜宋師至城陷洎携妻子及橐裝自便門入止宮中給光祿使陳喬同升閣欲與俱死喬自經氣絕洎反下見煜曰臣與喬同掌機務國亡當俱死又念主在誰能爲主白其事者不死將有以報也及入宋洎遂顯用而反倚勢丐索煜亡已煜貧甚至以白類面器與洎未滿意袁天與宋末第進士未仕而宋亡人勸其退伏草莽爲自全計天與不聽迺結義兵誓復州邑兵敗詈敵而死初與將作監

謝昌元直學士趙孟頫約同死國亡何趙謝二人皆食元祿而天與獨踐約一門自盡者十七人我朝建文中靖難師逼京城翰林先死節者惟周公是修一人李文達日錄謂胡廣金幼孜黃淮胡儼解縉楊士奇諸公初亦有約同死已而俱負惜哉上虞陳絳著金壘子論曰靖難師逼胡廣諸公與周公是修先期約同死及師至金川門周公自經應天府學之尊經閣而諸公相帥勸進皆躡躑躅華要陳喬死張洎獨不死袁天與死謝昌元趙孟頫獨不死周是修死胡

廣諸人獨不死人各爲其主死死義耳三公何所不足而取償於人之同死爲顧如洎與謝趙胡揚諸人抱此賒負雖則生富且貴要自不能無愧恨處它日雖竟死亦亡面目見陳袁周諸公地下耳以此見人此一死要得其所誠不足多愛恤苟愛死逃死不可况百年之內終不可逃而書之信史徒令清議之士至今猶以筆舌督通諸人雖旣死不足償負爲可惜也

也

按建文二年廷試擢王艮狀元嫌其貌寢以胡廣易之艮置第二後艮竟死節而廣勸進可恨哉

金將郭斌守會州元命按竺邇往取之斌食盡城破

手劔驅其妻子聚一室焚之已而自投火中有女奴自火中抱兒出泣授人曰將軍盡忠汝忍使絕嗣此其兒也幸哀而收之言畢復投火死按竺邇聞之惻然命保其孤昔程嬰存孤不死公孫杵臼死不必存孤此女奴倉皇危難中乃兼二人矣豈不烈哉

王義裴度隸人也度爲御史中丞武元衡遇害日度亦爲人刺義扞死度由是獲免乃自爲文祭之仍厚給其妻子是歲進士撰王義傳者十二三焉出國史補近世戲劇還帶記乃稱度爲御史言事請伐淮

蔡與宰相李逢吉忤逢吉夜遣人刺之公僕裴旺效程嬰代公死不知公自有王義事也

無啓民其心不朽細民國其肝不朽總幼形耳如比干之心弘演之肝夫是之謂真不朽

唐珏字玉潛山陰人元世祖甲申年浮屠楊璉真珈怙寵奉詔發宋帝諸陵寢至斷殘肢體焚其齒骼棄草莽間珏具金酒邀里中少年取四郊暴骨潛易而藏之斲大木為匱覆黃絹為囊各署其表曰某陵某陵浮屠肆虐陵骨亡恙又林德陽字景曦當楊璉發

諸陵時故為杭西者背竹籬手持竹夾投籬中鑄銀作兩許小牌百十繫腰間取賄番僧曰餘不敢望收其骨得高家孝家足矣番僧左右之果得高孝兩朝骨為兩函貯之歸葬永嘉嗚呼珏德陽二人何為而

為真千古義烈士哉此益足見中華尊養之報甚夷

狄慘酷之暴云 綱目載帝昺祥符三年十二月元西僧楊璉真珈發紹興諸陵楊璉真珈

利宋殯宮金玉發諸陵在紹興者及大臣塚墓凡一百一所又欲裹諸陵骨雜牛馬枯骼為鎮南浮屠會稽人唐珏獨痛憤乃貸家具行貸得白金為酒食陰召諸惡少泣曰爾輩皆宋人吾不忍陵骨之暴露欲以他骨易之已造石函六刻紀年一字為號自思陵以下隨號收殯眾如珏言夜往取遺骸葬蘭亭山後

又移宋故宮冬青樹植其上以識又一本林景熙字德陽平陽人唐珏字玉潜越州人鄭樵翁字宗仁平陽人時西僧發宋諸帝陵骸骨棄草莽中人莫敢收三人不勝悲憤相率為采藥者至陵上以草囊拾而取之又聞理宗顱骨投湖水中因重購漁者求之幸一網而得乃盛以二函托言佛經葬于越山且植冬青樹識之元鄭元祐遂昌錄載林景曦字雲山號東嘉人宋大學士按熙當作曦德陽其字雲山號也

人知萇弘之血在蜀中三年化為碧不知韓信之血在關中丈地漬為草按地理志未央殿東北二里許蓋鐘室故處有丈餘隙地草色皆殷赤傳是淮陰王韓信血漬而然英雄之為英靈如此攷長樂宮在未央殿西是也張許二公生同大極元年而日月則張後於許已而

官同地守同城死同時享同廟史同傳安史生同年月而祿山後思明一日里同柳城業同互市國號同大燕僭位同正月其老也誅筮左右同其死也見弒於子同其傳國也再世同歷年同同載逾臣傳可見忠義之正氣其生也有時其歸也有往奸逆之戾氣其值也有數其報也有因

何子元歷証元亮名字而折衷於年譜謂在晉義熙為淵明在宋元嘉為潜元亮未易字也確然信矣予於通鑑綱目疑焉其曰晉徵仕陶潜卒係徵士於晉

續通志卷之五十五
宜從義熙中名也曷爲乎潛書陶曰潛元嘉之名不
宜復加晉士矣今觀分註中名潛字元亮恐襲南史
耳初未考其祭程氏妹文及對檀道濟語也使季通
諸人考核精實元晦豈徇元嘉名耶惟宋顏延之誄
曰有晉徵士潯陽陶淵明蓋延之與元亮素情款知
其心度爲最深故誄若云其彼此飲款事載延之傳
時宋已革命二世元亮麾而去之不食五斗久矣傳
記爲參軍令彭澤在辭饋後何哉此辨明可以快元
亮之心可以補元晦之畧

間燕常談載靖康之變金人欲盡得京城宗室或謂
宗正寺玉牒可據虜酋立命取籍會虜以事暫還戶
部邵澤民溥時爲交務官索視之每二三板則掣一
板投火中歎曰力不能遍存也俄虜使至遂按籍以
取凡宗室獲免者澤民力也而人多不知時義士匿
免宗室七
百此可與唐珏林德陽鄭樸翁收諸帝陵骸同一功
在生者一功在死者

漢書項羽大破漢軍于彭城漢王馳去載孝惠魯元
馬罷虜在後常挂兩兒棄之滕嬰常收載行面雍樹

馳漢王怒欲斬嬰有十餘卒得脫而致孝惠魯元子

豐師古注面偕也雍抱持之言取南史桓康勇果驍

悍恭始初武帝起義為郡所繫衆皆散康裝檐一頭

貯穆后一頭貯文惠太子及竟陵王子良自負置山

中與門客蕭欣祖等四十餘人相結破郡獄出武帝

二人真義士哉亦甚有膽

奉天之圍將軍高重捷與朱泚將李日月力戰城下

兩人皆死重捷之死也賊斬其首棄其身去德宗撫

其身哭結蒲為首葬之朱泚見其首哭結蒲為身葬

之忠義之士不惟哀動人主即寇敵亦感焉日月之

死也朱泚歸其屍於長安厚葬之其母不哭也罵曰

奚奴國家何負於汝而反死已晚矣悖逆之臣不惟

上千天誅即父母亦惡焉兩人事出一時可為萬世

勸戒

江左袁氏自劉宋以來世為忠臣如袁淑死難於元

亮袁覬盡忠於子勛袁昂矢節於齊朝袁憲竭誠於

陳室袁粲袁暉父子同時死忠死孝世篤忠貞以濟

其美瑯琊王氏奕世台鼎而歷代佐命皆出其家如

王肅王沈附晉首告魏主王韶之事晉親弒安帝王
弘佐宋以禪晉王儉佐齊以禪宋王克勸進於蕭衍
王亮王偉勸進於侯景王僧志爲蕭衍弒齊王謚爲
桓玄草禪至王敦王含身爲大愍王祥王導并挂遺
議唐時蘇州刺史袁誼耻與王氏伍嘗曰所貴於名
家者謂其世篤忠貞才行相繼故也彼鬻婚姻求利
祿者又烏足貴乎以此觀之闕閱之盛在世德濟美
不在衣冠文物明矣

唐樊系爲朱泚草詔明日仰藥死宋唐恪爲觀文殿
大學士金人逼立張邦昌恪書名仰藥死是亦樊系
類也恪能忤王黼被謫此又不難一死以不事邦昌
則何如不書名哉旣書而仰藥晚矣 國朝方正學
不肯草靖難詔而樓璉草之歸亦自經死嗚呼往古
來今是何草詔書名者之皆死也或亦綱常名義默
有相維者心死而身輒死耶
宋景濂安置茂州道遇高僧與語曰吾聞內典善惡
必報吾平生所爲自謂無愧何至是哉僧曰先生于
勝國嘗爲官乎曰編修僧默然濂是夜自經死

成祖登極方孝孺不肯草詔凌遲未畢改命摟璉惶懼受命歸而憤歎妻子問曰得無傷方先生耶璉曰我受刑尚可正恐累及爾輩耳自經死嗚呼百年終盡萬事轉空一有愧心畢竟一死何待點破於高僧見問於妻子而後死哉晚矣

樊忠安州人正統時充護衛將軍土木之變虜入營太監王振方與英宗對奕忠不勝憤卽以所持瓜筆振死仍護駕突圍筆死百餘虜竟死於陣嗚呼忠誠烈矣後上復辟群臣追暴振陷駕之罪或言其

詐死或言其走入虜者上皆不荅第加恤甚厚似以怨爲德者人莫測其旨攷保定志始知當時業爲樊忠筆殺上蓋諱其對奕事故難於言特加恤以明其果死耳特爲著之以備惇史

忠愍李公若水宣和壬寅尉大名之元城有村民持書至云關大王書公甚駭愕視其緘云書上元城縣尉李尚書漢前將軍關雲長押詰民何自得之云夜夢金甲將軍告某曰汝來日詣縣由某地逢著鐵冠道士索取關大王書下與李縣尉旣覺驚異勉如其

言果遇道士得書不敢不持達公發書其間皆預言
靖康禍變以事涉恠卽火其書遣其人不復問作詩
紀之云金甲將軍傳好夢鐵冠道士寄新書我與雲
長隔異代翻疑此事大荒虛公後果貴顯卒蹈圍城
之禍神告之矣公子浚淳記其事刻之石亦見忠魂
義氣千古感通如此關神諭旨解州鹽池見前博物
類此尤較著云

宋大學士東嘉林景曦字霽山楊總統發掘宋諸陵
時林托爲杭丐密賄西番僧爲左右收得高孝兩朝

骨貯兩函歸葬東嘉其詩有夢中作十首其一絕曰
一坏未葬珠宮土雙匣親傳竺國經只有春風知此
意年年杜宇哭冬青又曰空山急雨洗岩花金粟堆
寒起暮鴉水到蘭亭更哽咽不知真帖落誰家又曰
橋山弓劍未成灰玉匣珠襦一夜開猶記去年寒食
日天家一騎捧香來七首尤悽然忘之葬後林於宋
常朝殿前掘冬青樹一株植於兩函土堆上又有冬
青花一首曰冬青花冬青花時一日腸九折隔江
風雨清影空五月深山落微雪移來此種非人間曾

續編二 類本 卷之三十一
識萬年觴底月後忘之又一首有曰君不記羊之年
馬之月霹靂一聲山石裂聞其事甚異不欲書鄧剡
字光薦號中齋文丞相客宋亡兩沈海不死歸故山
其所賦鷓鴣詞有曰行不得也哥哥瘦妻弱子羸特
馱天長地濶多網羅南音漸少北音多肉飛不起可
奈何行不得也哥哥其意可見其所贊文丞相像有
曰日煌煌兮踈星曉寒氣英英兮晴雷殷山頭碎柱
兮壁完血化碧兮心丹嗚呼孰謂斯人不在世間至
今讀二詩詞猶堪泣下元鄭元祐備載遂昌雜錄可

爲於邑

續問奇類林卷之十五終

續編二 類本

卷之三十一 忠義

二

